

FENGSAO

風 騷

陈月

刑天

丁建新

编

风 骚

温瑞安（香港） 李敖（台湾） 著

刑天 丁建新 陈月 编选

法 律 出 版 社

风 暴

温瑞安 李敖

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

荆天、丁建新、陈月 编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0千字

1989年7月 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大兴沙堆营印刷厂印刷

印数 1—50000册

ISBN7-5036-0449-2 I.32

定价3.1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入的文章笔者是港台的作家温瑞安、李敖先生。

温瑞安的杂文，广泛评论了港台社会的一些生活现象。作者就男女、做人、个人奋斗、传统观念、习俗，以及文学、影视等等，都发表了许多尖锐、深刻的见解。文字流畅，语言生动，才思敏捷，妙趣横生。作者还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大胆探索与淋漓尽致的剖析，读后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具体地了解这个陌生社会的欢快与烦恼。

李敖的几篇文章都是别开生面的力作。有的对台港政界、教育界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报道、抨击，有的则就我国历史、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李鸿章、孙中山等，通过有根有据的广泛引证分析，发表了自己许多爱国爱民尖锐独到的见解，很可给人以启迪，并必将引起人们更进一步的思考与探讨的兴趣。

目 录

水性杨花(第一辑)

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3)

错体..... (6)

自命风流..... (8)

女人祸水男人祸什么?..... (9)

狐狸精..... (12)

许仙论..... (14)

自命风流不下流..... (15)

男人不可以柔制钢..... (18)

玩..... (21)

阵雨8E(第二辑)

骂..... (24)

老板..... (26)

狂..... (27)

历史人物有谁..... (29)

写真集?..... (30)

识英雄于微时..... (32)

忙着懒	(34)
说教	(35)
敬请伪善	(37)
怒	(38)
进退	(40)
大闸蟹	(41)
猫笑	(43)
我空虚我寂寞我	(44)
呜呼闷人	(46)
在什么地方当诗人最好?	(48)
不是人做的工作	(49)
“有桥”的人才搞文学?	(51)
古语有道乎?	(53)
尽信格言不如无格言	(54)
名诗新义	(56)
箴言新诠	(58)
人才新解	(59)
话	(61)
为人	(62)
平安物语	(64)
表现与做事	(65)
“搏到尽”与“做到绝”	(67)
笔战	(68)
朋友是拿来疼的	(70)
变。就是我的风格	(72)
小人	(74)
他们不是我的手下	(75)

感情的破坏与建设·····	(77)
余地·····	(79)
世故·····	(80)
电话奇谈·····	(82)
“不想跟机器说话”·····	(84)
幽静得几乎发光·····	(85)
方便·····	(87)
江湖人·····	(89)
歌词·····	(90)
书迷·····	(92)
快不是好·····	(94)
理发·····	(95)
头发·····	(97)
落发·····	(99)
一个被忽略了近两千年的字·····	(100)
自我谋杀·····	(102)
年轻人作品中的力感去了哪里？·····	(104)
从求救信谈起·····	(105)
嫁衣神功·····	(107)
噩梦醒未？·····	(109)
胡兰成·····	(110)
武侠小说与现代文学·····	(112)
实事求是与失事求似·····	(114)
文学的幻设与重建·····	(115)
倦倦情怀·····	(118)
活着。而无所等待·····	(120)
紧握刀锋·····	(122)

乃敢与君绝.....	(123)
停电.....	(125)
病与醉.....	(126)
酒店.....	(128)
情必近痴而后始真.....	(129)
寂寞写诗·忧伤抚剑.....	(131)
绝不屈服.....	(132)
渐.....	(134)

李敖文选

我要原原.....	(137)
只换屁股不换针 (狱中秘密通信之三)	(140)
副本林青霞收 (狱中秘密通信之四)	(144)
方神父的惊人秘密.....	(148)
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	(158)
长城还在动呵.....	(172)
新物与旧物.....	(185)
被歪曲的革命家.....	(202)

序 看花看竹

本无意要写“水性杨花”《黄金时代》的编者约稿，要我写“有关男女关系的文章”，结果，造出了这一系列文章。

开始写着好玩，自娱娱人，也自嘲嘲人。行文虽无地崩天崩，山枯海泣的情节，也无金红华艳，蜀锦齐纨的铺排，行文之时也并未如切如磋，如沉如潜，但月入扇，花承箜篌，七情六欲，男欢女爱，皆可成文，皆能入趣。“剑以不施为道，棋以不着为高”，这种文章就好在这不施不着之间，自可嘻哈绝倒，或有弦外之音，或可一笑置之。

写着，见道学家们纷纷反应，认为我沦为邪魔之道，自甘堕落，甚至理应将列为背师弃祖，将之破教出门才是，登时使我对这类文章更有“雄心壮志”起来了。哗，正经与非正经，文学与不是文学，正统与不正统之间，原来分野如此森严的么？看来幼稚病菌一向孕育自自大狂的心里，听其理论而自受囿制，一如自井观天。千谢万谢，是这些人的“鞭策”我多写几篇。方说：“这类文章的好处便是边看边骂，但谁都有兴趣看下去，可能被搔着痒处，反而要多骂几句。”那可要请人多“赐骂”了。

特别向读者说明的是：“水性杨花”辑里其中两三篇，曾在别的书内出现过，但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已加改写，为求完整起见，还是一并收入。“降雨篇”则是我近年来较为“传统式”的杂文，原发表于大马和香港的各报刊，这两种风格旨趣不大相近的文章收入同一本书里，或如“一竹两叶”，如果一片竹叶里表达不了竹子的情态，请多看几片叶子罢；又或者一片竹子画得不甚如人意，也请换片叶子吧！

寄语世间人，殷勤看竹叶。一笑。是为序。

温瑞安

丙寅年十一月廿六日生

大宴于翠亨邨

第一辑 水性杨花

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这年夏天，就给男人和女人充满。

香港人，已转入不见天日的年代。以地面上的活动，转入高楼大厦、海底隧道、地下铁里，不喜欢光天化日，钟爱半夜三更。就在每天有一百万人次进行“地下活动”的墙上，有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以及二女一男，在横眉冷对千夫指，冷眼照颜色，各自暗示他们，不明来历，反映他们的赫赫特色。

三个男人的侧脸，就是《英雄本色》。

吴宇森终于显露了他的本色。我认识他多年，他是一个外冷心热的人，对男儿道义，执迷不悟，自成一家。他说话做事，都给人一种“冷不防”的感觉。他拍港式喜剧，大家只拍到藕线，他可以连筋都藕埋，时有爆炸式才华的显露，借无通体的结构。《英雄本色》正是他的唯大英雄能本色。他的迫力和爆炸力，在情和义上排山倒海而至。周润发的每一个眼神、表情、动作，甚至背影、侧影，都在戏里。记不记得，周在追述往事的时候，念念不忘自己曾因一句话之失，被逼在夜总会里“饮尿”，叫心怀叵测的老三“不要以为看过几本黑社会的书就可以闯江湖”，还有他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不成人形，却骂灰心丧志的狄龙，“看你依家个样！”

也只有他能骂得出：狄龙演一个过时的大阿哥，雄风不再，内疚日深，简直不必演，就有一种落魄英雄的感觉！张国荣从稚嫩演到内心挣扎、矛盾、冲突，充分表现那一种迫不及待大义灭亲式的急功求利。李子雄以静制动、新人出场，能跻身各“老大”而不逊色，岂止难得而已，戏里没有一个闲角，连曾江的角色也大有可为，惜他和那班“监趸”还没有好好发挥。全戏的“花瓶”当然是朱宝意，她的存在只是一个被男人“糟质”的人物（被刺客挥拳迎脸一击，在音乐考官前窘态百出，被张国荣遗忘在一旁，为丈夫收拾满地垃圾的可怜好心美人儿），一如《刀马旦》里被糟质的是男角。《刀马旦》里，男人成了不男不女、不伦不类。

好久没看过这样好看的男人，近年来充斥影片的都是丑男人。好久没看过这样写男儿义气的片子，自张徹而后，为义气刀山火海两肋插刀在所不辞大好头颅只卖给识货的人，凡此种种，近年来仿佛都变成了一句笑话。

吴宇森把笑话变成掌声。

徐克则把掌声变成欢笑。

他刚好相反，拍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记得地铁里那三个素得天香国色的女人吗？黑和白，争妍斗媚，各不相让，同是黑衣，不同款式，同是清水的脸，但各有各的表情，在轰轰发发的地铁呼啸而至时，竟得像三个从灯火里走出来不知名的女人，当地铁寂寥得连站口讨钱的三个瞎子拉三弦的声音都隐约可闻的时候，那三个知名的女人，也美得动声动色。

真热闹，于是在地铁里，三个男人以他们的英雄本色对抗着三个女人的生香活色。

上映过三个男人的故事后，徐克这次拍女人的故事，把

三个不同造型，当然也不同意性的人，凑合起来，把悲壮拍得尽付笑谈中，三个女人，各有天赋本领，一个聪明伶俐（相比之下，林青霞多聪明，郑浩南每次出现，不是乱开枪，就是把人吓昏，或滥杀无辜，多笨！）一个慧直英气（与叶倩文相比之下，那些在戏里扮女人演戏的男人全成了变态的怪物！），一个娇娆迷懵（相比之下，张国强只能行行企企，不像钟楚红进可以色诱督军，退可以财迷心窍！）徐克的一句话“北京填鸭”真给他玩得烂熟了，叶倩文深夜守后门，忽把一群不速之客都迎入院子里来，正忙乱时，见钟楚红翻箱倒柜，叫得一声：“哇，呢个重夸张！”徐克这一句，大概是形容自己罢？影片结束前，在戏台上腾空飞起，在屋瓦上星驰电掣，驳火恶斗，看得出来徐老克是有意图、有野心、有所经营的，只失在每刻精采关心，不是大意失荆州，就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譬如三个女人隔窗望暮色黄昏，情怀刚刚才酿起来，就出现一场假到不能再假的飞索攀壁，又如三个背景不同的女子，因冷而互暖，在街头飘雪里结交，刚刚有了意境，却来了一段不合时宜的歌声，破坏无余，岂止可惜而已！

三男三女之外，还有二女一男，遇合在这次香港的暑期里。

张艾嘉提出个古老而新鲜的问题：最爱是谁？相形之下，这部电影的海报就显得十分孤立了，男女们各自沉思，而各自凭栏远眺，昨夜西风凋碧树。我们自电影里读到张艾嘉的细腻，人物不多，但人人都是真的在演戏，深沉，淡定，不夸张，典雅在演戏，有一股中产阶级的潇洒和睿智，所以悲哀也愈有余绪。戏中就连黄曼、钟景辉等，也莫有可删处，美术灯光处理，更是庸片中少见罕见，美到升了华，

反而是张文嘉，可能是忙着处理导演的琐事罢，无可讳言的寥寥人和林子祥，似乎演得更“浸透”一些。

你能说什么？男人和女人，总是有永不完结的故事，可以编织千百个永不完美的故事。在这样一个香港的游夏里，将来的震怖尚有时日，似近未近，过去的云烟逝者如斯，将远未远，在地下铁路灰麻麻的冷壁上，曾有三个男人逼出了他们的热血，曾有三个女人，露出了她们的柔肩，还有三个男女，在问他们的最爱是谁。

错 体

世界变嘢

可知现在流行啥？原来正时兴男扮女妆，女扮男妆，大家阴阳错，大调换。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不信你去的士够格看看，那些靓妹仔全飞了个男仔头，在全面的黑暗夹杂偶尔的激光里，男女难分，雌雄莫辩，连林青霞也随俗，剪了个使她可以天天见报讨论的短发。这招宣传，高、妙。人要不是美极，就是差极，做中间人无人知晓。大概余此类推，头发也是一样，不是留长发，就是剪了个短发，张曼玉就是这样。一是长，一是短，切忌不长不短。人若不是靓极，不如丑极，故此米雪是明星，黄韵诗也是明星，周润发是明星，曾志伟也是明星。

不过，特长风格，可以两极，但人类却愈来愈中性。那个BOY GEORGE，温大侠搞了半辈子，还不知道他是男

是女 后来看一本成人杂志，发现他酥胸半露，还以为他“现出原形” 后来才知道那是位GIRL GEORDE。不必怨男人不争气，你看，过去两年来的电影哪个大男人不扮女人？我们的少林英雄李连杰，照样扮起婀娜多姿的女人来了。我们的功夫偶像成龙，扮女人的履历更加高深。在外貌上和功夫上，都曾以“女人形象”取胜，演技派的“小巨人”德斯汀·荷夫曼，还靠扮女人的“杜丝先生”勇夺奥斯卡奖哩。我们的趣恋喜剧宗师许冠文，一样扭扭捏捏，向女人看齐，演出的角色，不是被人当为女人，就是向女人屈服。这年头，连梅艳芳这样的天之娇女都打扮成孟加拉星一般，连陈星这样的好汉都得扮女人搵食。你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世界轮流转。从前，只见任剑辉扮男人，大唱粤曲；伍方雨扮男人，大演驸马爷；凌波扮男人，大唱黄梅调；陈宝珠扮男人，大放飞剑。现在轮到那班男士有难，向女性学习，连谢贤兄都要在发梢扎辮子了，魅力不如他者，还有啥语可说？

从来以为一个女子，若要扮成男人，居然可以瞒骗一大伙男子，同室共衾，懵然未觉，不是那女子其丑无比（男人婆），就是那群男人一干搏膊，诌唔知，要不然，就是一群白痴。木兰从军如此，祝英台亦如是。不过，世上本就有一种两性人，阴阳自调，可男可女。君不见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由威廉·赫特勇夺么？他在《蜘蛛女之吻》里，演的就是“恨不得生为女儿身”的同性恋者，他演活了一股令人悲悯的温柔。可也别忘了，他曾在《血洒红场》里，同样也演活了一个为人执法的男子汉。

莫不是现在女权大炽，妇女“捞过界”之余，男士们也

“越界出击”？

自命风流

素来对自命风流的人头大。

注意：自命风流和风流是完全两码子事情。“风流”是别人对他的观感，一个人要是真正风流，正如“行运一条龙”一般，死都挡不住的。“自命风流”则不然，这是自封的“风流”，通常都是有名无实，而且多半还是来自自己的错觉，别人的一种憎恶。“风流”，容易惹人喜欢，虽然未必个个都喜欢；“自命风流”，只会讨人生厌，更妙的是他却以为别人在嫉妒他。

不过，“自命风流”只会使人头大，而“自吹风流”则使人头痛。

发现吗？一个真正风流的人，从来不必自我宣传自己如何风流，战绩如何彪炳，猎艳如何高段，他的风流是真命天子，不必刻意为之，别人也无法效颦。相反的，一个“自命风流”的人，往往忍不住要到处吹嘘他的风流，吹嘘程度，足使你不忍卒听/见/闻。他们首先是夸大：譬如在舞厅里花钱买回来的玉软温香，当作是向他老哥投怀送抱？把女人的一记清脆耳光，说成何等旖旎风光；接着是作大：作大的目标当然包括了他个人的魅力，对方对他的痴迷、以及两人盘肠大战的过程。最后一定是强调他如何拂袖而去，慧剑斩情丝、抽刀流水断、不带走一张合照。

有些自吹风流的好汉们，为了要向人证实他的与众不同

遇，美女缠身。宛如唐僧化身，系女人都想咬他一口，不惜把他陈年秘史，有遇无艳（请注意：世上的“遇”不一定是“艳”的）统统都搬了过来，加以创作，赋以暗示，忙不迭、慌失失的告诉朋友们，他如同再世潘安，如何使女人为他情困，而他又如何因环境所迫，不能与之结合，暗里同时透露，他既多情，而又无情，一方面把女人弃如纸中，但又希望她们怀念他一辈子。

他就想咯。

这种人就缺乏三面镜子：尊容、学识、荷包都需要照上一照。

真奇怪这些人不想一想，自己这样大吹法螺，到底是自负、自大、还是失却自信？就算没读过武侠小说，也看过武侠电影电视，一真正的“高手”，有没有迫不及待，处处宣扬自己武功如何如何——而通常这种人，只是“出出先，死死先，开声唔到佢，主角上场就企埋一边”的角色。

如果他们想到这点：听他吹嘘的人心中正在暗骂或暗笑，对他这种表现只是，“小儿科”或“神经病”的话，还能不能照“吹”不误？

女人祸水男人祸什么？

“女人祸水”，这句话肯定是由男人创造出来的，不明白为何事隔多年，女人们还未曾还以颜色，发明出另一句至理名言，来个以牙还牙？从这件事看来，人类本来就绝非团结一致、合作无间的动物，中国人尤其爱搞内斗，不喜联